

湘西苗族鬼神崇拜探幽

吕养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湘西苗族鬼神崇拜探幽

吕养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苗族鬼神崇拜探幽/吕养正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化与学术丛书/徐传武主编)

2001 ISBN 7-5059-4033-3

I. 湘… II. 吕… III.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 IV. 12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38 号

书 名	湘西苗族鬼神崇拜探幽
作 者	吕养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4.69
印 数	0001-1000 册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33-3/I·2612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简介

吕养正,男,湖南沅陵人,与共和国同龄,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做过工人,1981年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84年7月~1985年6月在武汉大学进修。现为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

内容提要

鬼神崇拜是苗族巫鬼教的核心内容和诸表现形式的聚焦点，苗族“唯神是依”的社会心理和情感依归说明它已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合成因素和苗族社会的构建“基础材料”。

本书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材料，深刻地剖析了湘西苗族鬼神信仰及鬼神崇拜意识衍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解剖了鬼神崇拜的主要特征、多重文化属性及其混融性功能，从新的视角审视了湘西苗族崇奉的盘瓠、蚩尤、白帝天王、毛泽东等尊神和主神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类价值判断。本书涉及到苗族多姿多采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精神文化的探讨，剔抉梳理，升华提炼，观点鲜明，材料翔实，勇于求索，大胆创新。为破解湘西苗族蕴藏丰富的原始积淀层面的信息码，弘扬苗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主体性民族精神，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范例。

序

丁畅松

湘西,神奇瑰丽的山水,养育了勤劳质朴的民族。在这片古老而深情的土地上,我同土家、苗族兄弟姐妹,共度了四十一个温馨难忘的春秋。他们的种植养殖,他们的丰年歉景;他们的希望小学;他们的电站工程;他们的婚嫁丧葬,他们的伤残病痛……他们的一切欢乐幸福,困苦忧戚,无时无刻萦绕在我的心头。现在,当我十分欣喜地读到吕养正君《湘西苗族鬼神崇拜探幽》(以下简称《探幽》)书稿时,就好像回到了苗家山寨,见到了那些久违的“阿拉”(大哥)、“阿娅”(大姐)、“剖果”(老爷爷)、“娘果”(老奶奶),拉着手,围着火塘,一边品尝醇美清冽的“包谷烧”(酒),一边谛听那令人神往的故事传说,格外兴奋,格外亲切。

大凡在湘西工作过、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民族情结”。更何况生于斯、长于斯的养正君呢!与一般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不同,养正君既有厚实的古代文学功底,又有独特的审视苗族文化的眼光。他是汉族,青少年时期曾有多数生活在苗族聚居区的“知青”经历,年轻好胜,搜奇猎异,积累了丰富的苗族文化习俗素材;他是地处湘西的吉首大学教师,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他又总能捕捉到常人容易疏忽的苗族同胞许许多多日用起居的生活细节。在《探幽》中,他如数家珍,绘声绘色地列举了花垣董马库、排碧、吉卫,古丈河蓬、龙鼻咀,吉首马颈坳、平山坡,保靖水田、葫芦,凤凰山江、腊尔山等地苗族同胞鬼神崇拜的习俗。他的材料多是亲历亲见,得其奥秘;原汁原味,醇香浓烈,读来倍觉翔实生动,自

然真切。在搜集和整理材料上,如养正君一样,似有意,似无心;既进得去,又出得来,这恐怕是一般民族文化研究者不容易做得到的。

湘西苗族的鬼神崇拜,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它与原始宗教信仰、远古神话传说有着亲缘关系,也与“蛮民”所处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遭受的深重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相关;既通儒家的天、祖二神,也与佛、道的神灵相连。《探幽》作者在第一章探究鬼神崇拜的衍生和发展时,循着自然神——图腾神——祖先神——社会神的轨迹,次第展开,环环相扣,使读者一开卷就对湘西苗族鬼神崇拜的对象,获得了既清晰又全面的认识。下面主要篇幅,分别用来重新审视湘西苗族崇奉的盘瓠、蚩尤、白帝天王、毛泽东等尊神、主神,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价值判断;剖析湘西苗族鬼神崇拜的多魂、善恶属性、相对割据性、非异己性等主要特征;揭示其多重文化属性及混融性功能等。本书涉及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文学艺术、审美意识等诸多方面,对于研究苗族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民族心态和民族文学等,无疑都具有一定的拓荒和借鉴作用。

鬼神崇拜是一种民间信仰,又与风俗习惯、宗教崇拜、迷信活动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需要分辨。然而它又是民族文化最具特征的部分,正如养正君所言:“在湘西苗族地区,厚重的鬼神崇拜意识已深深地融入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成为苗民生存、生产、生活的意识标向和精神显示器。”(《探幽》第80页)如果这种分辨不够细致和慎重,那末就会将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鬼神文化就会成为研究禁区。养正君现在不畏艰难,不仅闯了这个“禁区”,而且还以极大的勇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列举大量事实,在第六章,对于毛泽东怎样异化成了神,成了湘西苗族崇奉的“至大神”,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其实在那个迷信张扬的时代,不仅是湘西苗族同胞,而且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把毛泽东尊奉为

神。只不过，湘西苗族同胞有着自己的特殊生活经历，他们便有着自己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便有着特殊的定位，所以他们的尊奉就更加虔诚，更加根深蒂固，乃至执迷不悟。不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白帝天王，是对巫师还是对仙娘，一切迷信都应该破除。迷信是愚昧，愚昧导致贫困落后。对此，养正君在《探幽》中虽多次大加针砭，但似乎力度还应加强。

本书材料的搜集，据我所知，颇有时日；然而分析整理，尚不甚精细。瑕不掩瑜。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我衷心祝贺！并且希望它进一步充实、完美，为璀灿多彩的民族文化，增添光辉夺目的一页。

辛巳年孟秋于困学斋

目 录

序	丁畅松
第一章 鬼神崇拜的衍生和发展	1
一、鬼神衍变轨迹：“无血缘印象”至“血缘印象”	1
(一)万灵平等：无血缘印象的自然神灵	5
(二)准血缘印象的图腾神	10
(三)血缘纽带的祖先神	16
二、特指性自然神灵与多质性图腾神	19
(一)特指性自然神灵	19
(二)苗族的图腾崇拜与图腾神	22
三、神性演绎层次：“自然”属性至“社会”属性	29
(一)“苗教”与“客教”	31
(二)社会性神祇标本	32
四、熙熙攘攘的社会性神祇系列	38
五、沟通人神的中介	70
(一)苗族巫师	70
(二)仙娘	75
(三)“活无常”	83
第二章 苗族鬼神崇拜的主要特点	85

一、多魂说·····	85
二、神鬼善恶论·····	91
三、鬼神的相对割据性·····	110
(一)相对割据性鬼神的产生·····	111
(二)相对割据性神祇代表·····	115
 第三章 龙崇拜和盘瓠崇拜·····	154
一、苗族的龙崇拜·····	154
(一)苗龙的滥觞及特征·····	154
(二)苗龙蕴涵的多重意象·····	162
二、盘瓠崇拜·····	170
(一)盘瓠:苗、瑶、畲族同源共祖的文化特征·····	170
(二)盘瓠图腾崇拜的文化特质·····	179
(三)盘瓠崇拜的多重文化属性·····	185
(四)盘瓠神话的演绎体和再生演绎体·····	195
 第四章 祖神蚩尤·····	206
一、战神蚩尤的历史定位·····	207
(一)中华民族史上的“兵主”·····	210
(二)以金作兵·····	214
(三)创立巫教·····	216
(四)“无苗不成国”·····	219
二、蚩尤文化的消长·····	228
(一)“败寇胜王”与“尊夏攘夷”观念的桎梏·····	229
(二)神话的历史化·····	240

(三)不熄的“剿苗”兵火	246
三、苗族社会蚩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49
(一)湘西苗族祭祖活动蚩尤崇拜意识的转移与放大	250
(二)神秘的“椎猪”神辞	259
(三)蚩尤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261
第五章 社会性神祇的代表白帝天王	265
一、天王传闻及灵迹	265
(一)天王灵迹	267
(二)天王来历诸说	270
二、天王竹王同一论	276
(一)“雄长夷濮”的竹王	279
(二)“白孩子”精魂:竹王向天王衍化的内在依据	283
(三)“助顺宣威”:另一个天王	285
(四)天王的“非异己性”	287
三、“神治”代“法治”理念的形成	289
(一)吃血盟誓	289
(二)儒家援礼入法	294
(三)道德宗教化	298
(四)法律宗教化	299
四、神判权威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305
(一)神判权威的生命力	305
(二)神判权威产生原因之一:部落制残存	313
(三)原因之二:族际关系的锐化	324

(四)原因之三:阶级意识的觉醒	366
第六章 毛泽东时代“至大神”崇拜	381
一、建国卅年:神坛的震撼与鬼神的蛰伏	383
(一)原始神灵与现代神灵崇拜的缠绕	384
(二)抽刀断水:神坛冲击波	396
二、“至大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406
(一)终止迁徙	407
(二)民族根本权益的获取	412
三、“圣人”观念与鬼神崇拜意识的混融	420
(一)“神”“圣”通感	420
(二)英雄崇拜:“神”与“圣人”深层文化联系	423
四、“善恶”道德价值观的牵引和影响	424
(一)人鬼“伦理默契”	425
(二)应对方式:“善恶观”的牵引	427
五、民族伦理实用性思维与物我相通思维的互渗互动 ..	431
(一)感性思维:物我相通	433
(二)理性思维:现世伦理实用性	435
六、“至大神”的影响	438
(一)双刃剑:个性的张扬与被捆绑	438
(二)惰性与活性的颀颀	442
主要参考书目	444
后记	448

第一章 鬼神崇拜的衍生和发展

鬼神文化是苗族巫傩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干部分,苗族巫傩文化是苗族精神主宰和意识导向,而苗族巫傩文化(即巫鬼教)基本上由“鬼神”信仰和“巫术”行为两大板块组合而成,巫术也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一种进行原始宗教信仰的技术,因此,作为苗民族源远流长的一种全民族的信仰,鬼神崇拜实际上也是苗族意识的导向和指导行为方式的不贰法则。

一、鬼神衍变轨迹:“无血缘印象”至“血缘印象”

鬼神崇拜意识是在“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和“灵魂不灭”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①它是自然崇拜和图腾信仰生发的酵母。“灵魂不灭”观念,则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囿于直观思维的缺陷,不能正确分辨感觉和幻觉,以致将神、形割裂开来,视精神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这种“精神”(即灵魂)本依附于肉体而存在,但可以在特殊条件下脱离肉体,一是人“短眠”(梦境、病患)时灵魂可暂时离开肉体,梦醒或病愈即反回;二是“长眠”(死亡)后灵魂则永久地弃形体而去,这种魂灵称作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20—7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鬼魂,它是真正脱离了肉体的灵魂,但它有其生活的世界,又能变形,或附着于某种物体之上。因此,无论生魂或鬼魂都是不灭的。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改变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认为死亡不仅是可见的形体的变化,而且是某种不可见的事物的隐遁消失。这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改变,只是灵魂的转移或转化。

灵魂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但在原始人和当代后进民族的意识中却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鬼魂则作为死者生命的延长,引发了人们对待它崇敬或恐惧的心理。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的了解,对死亡现象及死者产生了怀念,眷顾及恐怖心理,遂产生了鬼神崇拜。对死者生前身份、行为及死亡情况的审视和检测,从而决定采取抚慰或驱逐的态度和方式。由于鬼魂具有能保护或危及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二重性,因此导致了对它的一系列崇拜仪式。

中国人的灵魂观念很复杂,灵魂被分为神、魂、鬼、魄四个要素,其中神鬼为一组,魂魄为一组。神鬼是人死后的灵魂,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神为人的灵魂的天上部分,它呈阳性:光明、磊落、神圣,能进天堂,享受永恒的极乐生活;鬼则是人灵魂的地下部分,呈阴性:脆弱、渺小或邪恶,有时危害人,它只能沦落地狱或在黑夜漂游于大地,受尽苦难折磨。^① 中国民间历传人有三魂七魄,人将死,三魂由头顶百会穴透浮而上,七魄则由足心涌泉穴溢沉而下,阳魂阴魄既散失,则人亦寿终正寝。《礼记·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又古人往往以“形”与“气”之元素来诠释和区分魂魄。孔颖达注《左传·昭公七年》有云:“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孔颖达认为魄是主宰形体的精神,人的各种感官活动由它控制;魂是气的

^① 吴康《中国古代梦幻》第13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主宰,它控制人的精神思维等活动。孔颖达之说正代表了古人关于气与形、魂与魄的分解、组合所体现出的重气轻形、重魂轻魄的意识倾向。

此外,古人还有关于魂善魄恶,魂灵魄愚的种种说法,但这些扬魂抑魄的说法并未在社会上掀起大的声浪,一般人仅将魂魄笼统地看成是人或物的精魂。如屈原《九歌·国殇》曰:“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明夏完淳《别云间》诗云:“毅魄归来时,灵旗空际看”,“毅魄”和“英魂”并无二致。

人类学家泰勒关于灵魂的定义与孔颖达之说颇相类似,泰勒认为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本质上是一种气息、薄膜或影子。灵魂是它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命和思想的本原。”^① 说灵魂“本质上是一种气息”,但又作为“生命和思想的本原”,这与“附气之神”的魂概念何其相似;说灵魂是“薄膜或影子”与魄为“附形之灵”的诠释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苗族先民在关于生命的起源,存活以及世间万物的起源的探索中,都强调“气”的客观存在,强调“气”是人的生命的能量和事物的起源。苗族先民认为生命的终结是生命气息的中断或衰竭,“断了气心头就忘记了,死了气就断了。”^② 人的生死也遵同于自然界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为了保存和延续生命个体之气的充盈,增强和保障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量能,苗族人民往往在虔诚地祈求一切神灵庇佑的同时,还恳切地爽率地向一切充满生命气息的自然物、自然力“求气”。“我(苗巫师)向太阳求气,向月亮求气,向鱼虾遨游的江河求气,向蛟龙隐身的潭渊求气;主人得气,长命富贵,主人得气,万事如意。”这种“求气”的欲望,实际反映出苗族古代的朴素唯物思想。

① 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译本),第74页。

②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33集。

湘西苗族的《苗族生成学》把事物的本源说成是“气”：“天气罩人，地气托天，天气化成搜媚若，地气化成各薄港搜。从那时起，万般事物才具备生成的条件。”苗族古籍《古老话》中《后换篇·事物生成共源根》也阐述了这个观点。苗语“搜媚若”指的是事物生成的能量，“搜”即生，“媚”即有，“若”即能量。“各薄”即底子，“港”即送，“各薄港搜”指的是事物生成的物质基础。由于有了“气”，产生了能量的物质基础，从而具备了“万般事物”的生成条件。

气乃万物本源之说无疑产生于氏族社会阶段，它是苗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左右下，在原始落后生产力状况下，以直感心像以己度物的原始思维方式对世界进行的初级的悟解。这种朴素的唯物观点，同人为宗教中“上帝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说教是有本质区别的。

东汉的朴素唯物论者王充也主张“气为万物本源”说，他认为，气的交感变化产生了万物和人类。“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气积而为人。”^①由此观之，苗族先民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亦有不容抹煞的建树。“气为万物本源”的观点，对苗族原始宗教的发展，对“灵魂不灭”观念的强固以及鬼神崇拜的兴起和固化，有举足轻重的启迪和催化作用。苗民虽然承认“死了气就断了”，但气绝身死仅意味着血肉的僵化与形体的毁灭，而“气”无处不在，灵魂仍是“附气之神”，灵魂是不死的，这就是各地苗族坚信和固持“多魂说”的根本依据和滥觞之源。

苗族的鬼神崇拜有一定的演绎轨迹和递进层次，大体上循着自然神、图腾神、祖先神的脉络演进，其层次则由自然崇拜演化出的神鬼向社会性神祇递进，社会性神祇已脱出了自然崇拜的范畴，是社会力量的神化，属阶级社会的产物。苗族庞大的神鬼系统的出现反映出一种机械的造神运动的演进态势，其肯綮之处在于“人

① 王充：《论衡·道虚》。

为万物之灵长”意识的确立和历史意识、阶级意识的逐渐明晰化。

(一) 万灵平等: 无血缘印象的自然神灵

恩格斯在论述宗教起源及原始宗教的最初表现形态时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极愚昧、极朦胧、极原始的观念中发生的。”^①“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②

自然崇拜实质是在“万物有灵”原始信仰左右下产生的“拜物教”,其特点是把直接为感官觉察的自然物、自然力为作崇拜的对象,是人们按照自我意识仿造的一种超自然势力的崇拜,它反映了原始先民直观与想像的主要思维特点,也反映出作为神圣客体的崇拜物(自然物、自然力)互为抑扬、平等自然的特性,这是原始社会无阶级区分在宗教上的反映。

据湘西《永绥厅志》记载:苗区祭祀的 36 堂神,72 堂鬼,其中有“龙公龙母”、“龙子龙孙”、“白鹤仙子”、“白虎仙人”、“阿仆守那”、“阿娘守那”(即日父神、月母神)等。这些名目众多的“神”和“鬼”,显然系从“万物有灵”观念和原始的自然崇拜演化而来的。在苗族所祭祀的神鬼中,还有许多是自然界的现象和物体,如“雷鬼”、“风鬼”、“泉鬼”、“古树鬼”、“神山”、“神石”等等。

苗族社会至今流传着“石大有神,树大有鬼”的俗谚,人们普遍认为祸福灾喜也与石神树魂有关,稍一疏忽,往往要遭受惩处,甚至会导致血光之灾。1972 年夏,湘西花垣县排碧乡苗族民兵石某在修枝柳铁路砍伐松木时,不慎被大树砸死,同行数人虽然极为悲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用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50 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三卷,第 354 页。